

播音基础

张 颂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前言

播音基础理论，是播音系本科生必修的专业课程之一，是播音系研究生攻读的专业方向之一。播音基础理论，应该是中国播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播音基础理论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应该说已经初具规模了。

我们的理论，溶化着多少播音前辈的心血，凝聚着多少开拓者的精力，已是众所周知的了。我们应该为此而自豪。

这一份讲义，尽管力求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但总觉得力不从心。理论功力的不足、实践经验的欠缺，往往会或多或少地造成理论和实践的分离。我们常常为此而不安。

正因为如此，我们一贯认为，我们的理论必须更广泛、更深入地继续研究、探讨，而没有任何理由故步自封，停滞不前。因此，在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同学们不要囿于它的现有表述，不要厌于它的抽象论证。只有同实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验证、在实践中考察，理论的作用才能发挥出来，理论的缺陷也才能暴露出来。作为初学者，每一位同学都有责任、也有能力，在不畏劳苦的攀登中，为它的科学性、系统性做出自己的贡献。

播音的实践，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再创造劳动，因此，在理论上是须要涉及许多问题的。这许多问题，不可能一股

脑儿都同时阐述出来，只能一步步，一层层地分开来说明。但是，这很容易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在播音实践中也是这样一步步，一层层地进行的。这个困难是不好解决的，除了在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上努力加强各部分的内在联系之外，就只有在个别课上抓紧实践中的综合运用了。

在教学中，随着播音基础课的讲解，老师的具体辅导，同学们会逐步加深理解的。如果以为只看这本讲义就能立即运用，那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同学们一刻也不能忽视播音实践，一刻也不能忽视在实践中得到的经验，这样，才可能日积月累地消化理论，并用自己领会到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

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我们的播音理论会日臻完美，中国播音学的诞生也就为期不远了！

总 说

播音基础理论是播音语言表达的基础理论。它区别于播音发声理论和播音文体理论。它不包括播音心理学和播音美学，它只研究从备稿到播出这个过程中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这个理论的实现，必然伴随着严格的训练，而这训练的过程，属于播音教学法的范围，又需另行专门研究了。

播音基础理论，把播音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探寻播音的某些特点和规律，是有重要的认识价值的。尽管播音作为一个过程有其历史性的变异，有其区域性的差别，但，总有不少共性问题。这共性，是每一位播音员、每一次播音创作活动的抽象，体现着共同的创作规律。这共性，又和其它语言艺术不同，是播音创作的个性。因此，播音基础理论以自己质的规定性开辟着崭新的认识领域。

作为语言艺术的一个门类，象其它语言艺术的基础理论一样，都存在着语言艺术的共性，这共性必然寓于各自的个性之中。但是，长期以来，播音基础理论汲取了过多的其它语言艺术的规律，鲜有自己的特色。作为新兴的学科，无可厚非，今后也还要多方面汲取营养。但是，不能长期处于这个状况，应该更深地开掘自身的规律，更快地形成自身的体系。

播音基础理论应该有符合自身规律的概念、表述，尽可

能划清与其它语言艺术近似而又容易混同的那些概念和表述的界限。至少，我们不应满足于“外来语”。如果这也叫标新立异，那不只是概念、表述的变化，恰恰是为了深入事物内里，标规律之新，立体系之异。在新兴学科的建立上，是要拿出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勇气来的。

标新立异，当然不意味着已经发现了“终极真理”，而是希冀着甚至是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我们在播音基础理论的阐述中，大胆地使用了一些新的概念、新的表述。我们希望更准确的概念和表述出现，同时，也不排斥使用“外来语”，即使“长期共存”，也没有什么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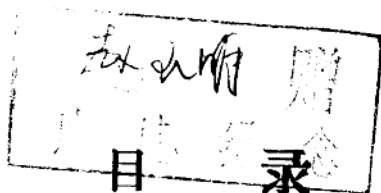
对于体系的构成、规律的概括，我们也没有、向从来没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想法。我们一直认为，“百家争鸣”是学术研究、理论精进的条件。我们一直热切地期待着更多的理论体系问世和更多的真知灼见发表。

长期以来，我们常常以“播音三要素”或“四要素”来指导播音实践，也的确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作为播音基础理论的体系，只停留在这些要素上，就显得极不完善、极不精确了。岂只播音，话剧、电影、评书、相声，也需要这些要素。那末，播音的特点何在呢！如果因为这些要素如此简单地显示了语言逻辑，就认定它不可发展，不必生发，哪一天才能形成播音基础理论的个性体系呢？我们看到了这些要素的抽象意义，正由于它抽象到了简单的程度，造成了它复盖面之空泛，界说之模糊，我们才产生了个性化的要求。

其实，洪深先生在一九四三年写的《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里就提出了“话的四种作用”。他说：“说话——广义

的，不论为临时触发，随口说出：或为念诵已经写成的各体文字或诗词——必须同时顾到它的四种作用。这四种作用是：“说明事物”、“表示情感”、“建立关系”、“进行企图”。这比“三要素”或“四要素”明确得多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不满足，因为，还是没有解决播音理论个性化的问题。

现在，我们尽量从播音创作的个性出发，建立我们基础理论的体系。它当然包含着“三要素”、“四要素”，或者“话的四种作用”的共性，但那构成，已经明显地区别于简单的抽象了。



前言

总说

第一章	播音的正确创作道路·····	(1)
第二章	播音语言的特点·····	(8)
第三章	认真备稿, 有的放矢·····	(15)
第四章	依据稿件, 具体感受·····	(35)
第五章	思想感情的运动状态·····	(44)
第六章	思想感情的表达方法·····	(70)
第七章	话筒前的播音状态·····	(118)
第八章	播音表达基本规律·····	(131)
第九章	勤学苦练, 持之以恒·····	(149)

结束语



第一章 播音的正确创作道路

播音是一种语言创作活动，不是简单地念字出声。

每一篇稿件的播出，都是播音员的创作。

每一位播音员都面临着遵循什么样的创作道路的问题。

遵循什么样的创作道路，是播音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不论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不论正确错误、主动被动。

我们主张，播音员必须坚持正确的创作道路，这是作为党的宣传员的需要，这是提高播音质量的需要，这是广大听众的需要。

正确的创作道路，不是光凭宣言，停留在口头上就可以说明的，必须体现在播音作品中；不是光凭灵感，寄托在偶然性上就可以证明的，必须体现在大量的播音实践中。创造道路是否正确、如何评价，应该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结合上，从同行意见与听众反应的结合上，进行具体分析。

“自我感觉”远不如社会效果的检验有力、有益。

我们承认创作道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但同时，我们也承认创作道路的明晰性和规定性。正确的创作道路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总有其共通的实质。

播音的正确创作道路，可以这样表述：

站在无产阶级的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以新闻工作者特有的敏感，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准确及时地、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理解稿件——具体感受——形之于声——及于听众”的过程，以积极自如

的话筒前状态进行有声语言的再创造，达到恰切的思想感情与尽可能完美的语言技巧的统一，达到体裁风格与声音形式的统一，准确、鲜明、生动地传达出稿件的精神实质，发挥广播电视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

这里，首先特别强调了播音员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性质。这一点之所以必须着重指出，是因为播音工作是广播电视宣传中直接诉诸广大观众、听众视听的最后一环，新闻又是广播电视宣传的主体。不具备新闻工作者的素质，缺乏新闻工作者的修养，做不好播音工作，也就不成其为播音员了。同时，我们看到，当前有一种倾向性的现象，那就是不少播音员，特别是年轻播音员，往往轻视甚至忽视播音的新闻工作性质，却更多地注意于语言艺术方面的性质，有意无意地追求表演艺术的创作道路，有些初学者，甚至热衷于播音工作戏剧化、播音员演员化。这同新闻工作的性质是大相径庭的。这同我们向其它语言艺术学习、借鉴的本意也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还强调了“准确及时地、高效率高质量地”这对新闻工作十分重要的要求，这是播音员应该努力达到的。如果备稿十分吃力，录音时一句一停机，直播时错漏、结巴连篇，那是完全不符合这个要求的，说明离正确的创作道路的掌握还有很大差距。

还有一点要说明，我们这里说的“稿件”，有比较广泛的含意，既指别人写的稿子，也指自己写的稿子，既指形成文字的“文稿”，也指并不形成文字的“腹稿”。这样，我们这里表述的创作道路是适用于所有播音创作的，如新闻、专题节目的播音，口头报道、现场直播的播音，主持人、文

艺体育解说的播音……。有人说播音员只会念稿，凡是念稿的才是播音员，这一类概念上的模糊不清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我们所说的正确创作道路，是通过播音的特殊性来阐明世界观和语言表达的关系这个核心的。一切问题都紧紧围绕着这个核心，被它制约、受它左右，由它生发，用它贯穿。

播音的正确创作道路，同播音员的世界观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成为党性与个性的化合物。播音员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站在党性的高度，必须有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它们不是播音创作中的强加物、外贴物。它们应该渗透到播音员内在的思想感情之中，溶化到播音员播音创作的独特感受之中，甚至成为播音员的“本能”，在播音中流露出来。忽视自己世界观中的非无产阶级成分，侈谈正确的创作道路，那干扰和歧念，总要顽强地跑来作乱的。因此，改造世界观，是播音员带有根本性和战略性的任务。

播音的正确创作道路，同播音员的独特人生阅历、思想感情、性格气质、文化素养、审美情趣、语言功力有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那不可变因素的扬长避短，那可变因素的厚积薄发，都使“播如其人”得到生动的显露。只在有声语言上下功夫，忽略其它因素的综合作用，即使偶然进入正确的创作道路，也是行之不远就要夭折的。

随着语言功力的日益深厚，播音员的个性特征也日益鲜明，这时，诸种基础因素的局限性也就明朗起来。这种局限性，往往使所坚持的正确创作道路变得狭窄，潜伏着停滞的危险。这正如建造宝塔的工程，塔基的大小、深浅、虚实，

同宝塔的高度、容量、坚固程度，是成正比的。高耸入云的宝塔，必须矗立在稳固的塔基上。建在沙滩上的楼阁，无论多么富丽堂皇，也不可能经冬历夏。

何况，播音的正确创作道路饱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停滞意味着倒退，守旧意味着转向。不同现实生活息息相通，不同时代精神脉搏节奏合拍，坚持正确的创作道路，不过是一句空话。

当然，语言功力对坚持正确的创作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不但是发生社会效果的运载工具，而且是检验创作道路、总结创作道路的客观物质的可感根据。任何对语言功力的轻视都要受到它毫不容情的报复。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满足、回避、畏惧、甚至厌恶，已经使我们一再反复着重强调的“感情”濒临空灵、缥缈、模糊、甚至虚无的边缘了。再沿此前进进一步，“万物皆备于吾心”的结论便可横行无忌。现在，我们不应重蹈复辙，而应该勇敢地揭示语言功力对正确创作道路的形成、发展、坚持、升华的重要作用，为播音质量的迅速提高开辟更宽广的道路。

齐越同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台播音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明确指出：播音创作要“从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出发”，即从稿件整体出发，但这个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反而抽掉了“形式”，致使“从内容出发”成了我们长期以来代代相传的原则。似乎它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可以打开一切稿件的表达的大门。现在，我们必须重新估量这个原则的内涵、作用和价值。我们不会否定它，因为它不能不是一个原则。但是，我们认为它不够严密，不够科学。需要注意的是，“内容”只包括稿件叙述、描写、报道、论述、介

绍、欣赏的客观事理。它不包括稿件所采取的形式，即体裁。为什么有的播音员播消息、象播通讯，播通讯象播小说呢？他也认为自己是“从内容出发”了呀？恐怕对体裁的忽视不能不是一个原因吧！不重视稿件的体裁，以不变应万变，难道不会使创作道路鱼龙混杂吗？把消息播得象通讯，不是往往被指责为创作道路不正确吗。这个简单的事实也可以使我们清醒起来，“从内容出发”是不够全面的。

当初之所以这样表述，完全是有意与“从形式出发”相对立，在反对“从形式出发”的时候，连其中的合理因素也一起抛弃了。我们并不否认“从形式出发”的危害性，但我们也不否认形式的认识价值。

我们认为还是“从稿件出发”的提法比较科学。稿件，当然包括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有时，我们说“播音的依据是稿件”，也是这个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理解和感受的关系问题。“理解”指的是弄懂稿件的含义，“感受”指的是体味稿件的情理，二者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但是，从播音创作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去考察，对稿件文字的理解总是在前，对稿件情理的感受总是在后，而这一前一后并不划然分开，截然隔断，主张“从感受入手”的同志，也必然是在理解之中的感受，不可能先感受，然后再理解。

我们说“理解稿件——具体感受——形之于声——及于听众”的过程，而不把“具体感受”放在前面，就是这个原因，但是，不能把它简单地、表面地看作四个阶段，特别是前二者，更要融为一体，可以解释为“边理解、边感受”。但这种解释必须给以正确的说明，即一要在理解基础上感受，

二要在感受中继续加深理解，三要多次反复进行，不能“一次完成”。

到此，我们关于播音的正确创造道路，可以得到较为明晰的印象了。

不过，所谓“正确的创作道路”谈何容易，坚持正确的创作道路，必然要时刻同不正确的倾向作斗争。不重视深入地分析理解稿件，单纯追求语言技巧的倾向；专注于分析理解，却忽视饱满的无产阶级感情的积聚和引发的倾向；漠视语言技巧的倾向；无视播音特点的倾向等等，都会妨碍正确的创作道路的掌握和坚持。

值得着重解决的是那种连续性、多发性的倾向，它不但是某一篇稿件的播音创作问题，更严重地影响着今后的创作，以致使创作道路发生偏差，造成永久性的，甚至是习惯性的症状。克服这类倾向是相当困难的，虽然不能说的不治之症。

值得密切注意的是一些个别性、偶发性的问题，它往往是不良倾向的先声。对于坚持正确创作道路的生疏或自信，常常不以为然地放过那些“细微末节”看不到它们的危险性。一旦由量的积累到质的突变，才大吃一惊。亡羊补牢虽然未为晚也，终不如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播音的正确创作道路，是播音基础理论的核心，不可须臾疏忽，只有不断地从思想认识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认真加以解决，才会有坚实的进步、才会有长足的发展。

初学者掌握正确的创作道路，尤其要刻苦钻研，反复实践。那种“找窍门”“走捷径”的想法是有害的，一蹴而

就”“一步登天”完全是虚妄的空想。要准备走漫长、曲折的路，要虚怀若谷、壮志凌云，脚踏实地、只争朝夕地前进。

第二章 播音语言的特点

播音语言，除了具有有声语言、艺术语言的共性，当然还应有它自己的个性。我们的普通话播音，我们人民广播电视的播音语言，更是独具一格，成为太空电波里的黄钟大吕。

现在，一谈到播音，人们爱使用“播音腔”这个词儿。本来，这个词儿是可以使用的，它包含着播音语言的特殊性、稳定性，一听就能分辨出来，不应同相声、评书、角色语言、朗诵等混淆，也不应同聊天、座谈、讲话录音、口令等混淆，有它的褒义内涵。可是，目前却给这个词儿增加了许多贬义内涵，把“播音腔”同“八股腔”“固定腔调”作为同义语了。在实践上，便生出许多误解来。似乎越不象播音越好，越让人听不出“播音腔”越好。于是，打破“播音腔”的势头越来越厉害，“生活化”竟走上了自然主义的斜路，“艺术性”也被更多的随意性所替代了。一些感情不真，意思不明、声音不美、语音不准的有声语言，竟成了某些同志一味追求的“楷模”。

我们研究播音语言的特点，就要弄清“播音腔”里有哪些应该继承的精华，以便抛弃那些阻碍提高的糟粕，让播音语言的特点更鲜明，让播音质量有更大的提高。

播音语言的特点，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规范性。

播音语言在语音学范畴（声母、韵母、声调、轻重格式、儿化、音变）必须具有普通话的规范性。宪法中明确规定要在全中国推广普通话。广播电视作为现代化的宣传工具，应该担负起推广普通话的任务，而且完全应该成为使用普通话的表率。不管有什么历史的、地域的、习惯的原因，这是时代的要求，必将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只要我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要求的迫切性，就一定会加快步伐，迎头赶上。

此外，在语法、修辞、逻辑等方面也必须具有规范性。

长期以来，广大人民群众是认真地把广播电视播音员看作自己学习普通话的教师的，许多人坚持跟着学，在规范性上有明显的提高。播音员在工作中，常常为一个字音、一个声调翻字典、问专家；带有一些方音的同志，不但在播音中注意克服，平时也争分夺秒地练习。这说明，规范性已经成为播音语言的显著特点。

可以预料，规范性的语言，不但要普及，而且要提高，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建设服务中显示它巨大的威力。

第二，庄重性。

播音员是党的宣传员，是新闻工作者，播音语言应该反映出大千世界的本来面目，这种反映，应该是真实、清晰、恰切、质朴的，而不应该是虚假、含混、夸张、渲染的。广播电视播音员的语言要使人相信，使人认为并非随便说说，

而是确有其事，那就要庄重。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那些道听途说的话、添枝加叶的话、闲聊玩笑的话，总让人觉得将信将疑，顶多也不过是信疑参半，可是，说话的人只要脸色严肃些、语言郑重些，听的人就马上会认真起来，准备进行一番思索，有时还要表示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播音语言，不能成为“耳旁风”，而要成为“知心话”。只有如此，才会形成真诚、恳切、实在、中肯的语言特点。

庄重不是呆板。庄重性，是指我们的语言有变化、有起伏而不脱离内容故弄玄虚，既有严谨的逻辑，又有灵动的活力，既讲究色彩的丰富，又讲究分寸的恰当。特别是，庄重并不意味着很重的份量，任何内容和形式的稿件全都正襟危坐、一板一眼，那不是庄重而是呆板。

第三，鼓动性。

广播电视具有教育和鼓舞的功能。播音语言应该是宣传员的语言，不能失去鼓动性。近几年来，人们认识到强加于人的危害，认识到广播电视宣传的潜移默化的一面，这是一种提高。但是，如果因此而忽视、放松鼓动性的一面，那就会使播音语言陷入冷漠和平淡。

鼓动性，是建立在真挚贴切的思想感情基础上的，同时，它又同明确的宣传目的、具体的针对性紧密相关。

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我们的播音语言的鼓动性的特点一直是十分突出的。播音员赋予有声语言的是非爱憎的态度感情，动人心弦、感人肺腑，岁月的流逝都没有磨灭那深刻的记忆。正是这鼓动性，指引千百万人涌向延安；正是这鼓动性，召唤着迷途的人奔向光明；正是这鼓动性，加速了敌